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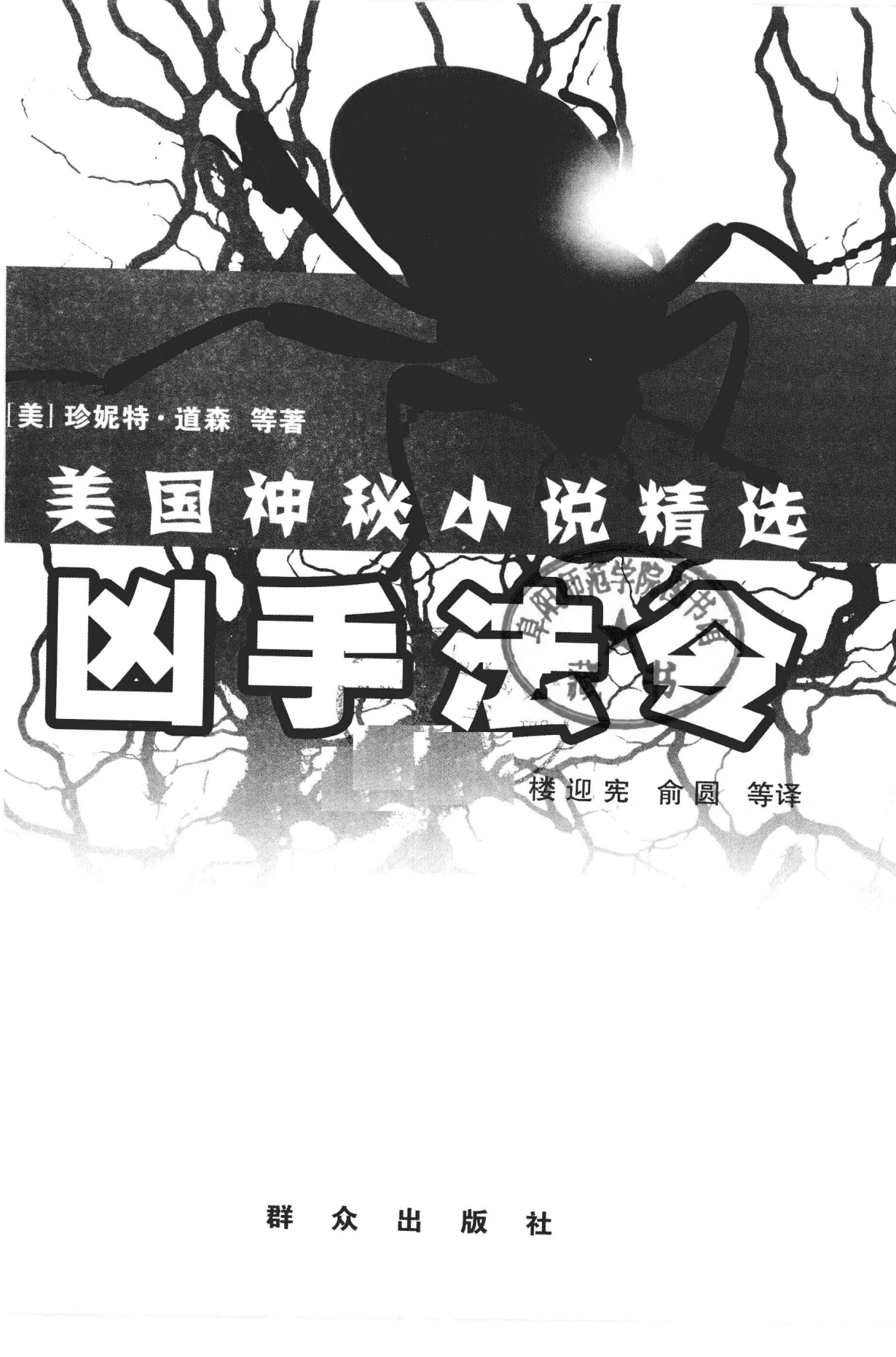


[美] 珍妮特·道森 等著

美国神秘小说精选

凶手法令

群众出版社



[美] 珍妮特·道森 等著

美国神秘小说精选

凶手法令

楼迎宪 俞圆 等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凶手法令/(美)道森等著;楼迎宪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0. 1
美国神秘小说精选
ISBN 978-7-5014-4567-7

I. ①凶… II. ①道…②楼… III. ①短篇小说—作
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4936号

凶手法令 美国神秘小说精选

著 者:[美]珍妮特·道森等
译 者:楼迎宪 俞 圆等
责任编辑:张 蓉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52173000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15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hs.com
信 箱:qzs@qzchs.com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00毫米 16开本
字 数:416千字
印 张:21
版 次: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4-4567-7/I·1880
定 价:34.00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目 录

凶杀法令	1
沉默的伙伴	20
水果地窖	32
寻找路易斯	39
庞培的怪事	48
聪明的寡妇	54
真相	74
白猪	87
你是谁的孩子?	96
罗蕾莱的呼唤	115
双胞胎	122
窃秤记	133
伊希斯的翅膀	147
一块方糖	162
最后的决策	166
从“水虎鱼”到“皮屑”	184
倒霉蛋儿	222
红颜祸水	263
诱惑	276
奇迹! 发生!	281
他只是死了	303
医院里的幽灵	319

凶手法令

珍妮特·道森

卢佼 译

“为什么一个会先杀了另一个？”我问道。我想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威尔克辛耸耸肩。“不知道，我也不关心。他们都死了。我只关心谁拿到钱。”他皱着眉头，好像在想他的话听上去有多冷漠。“可以该死地肯定，这是所有受益人都关心的。”

“多少钱？”

这位保险协调人像一只癞蛤蟆般坐在办公桌的后面，愁眉苦脸地盯着文件夹。他说了一个让每个受益人都会欢欣鼓舞的数目，随后又附带了警告。

“我最优先考虑的是给受益人付钱，但是我必须确定保险公司没有受骗。这就是你到这儿来的原因，霍华德女士。有人推荐你来解这个结。这个案子非常令人头疼。”

我不清楚我是否会染指这件棘手的事情。“告诉我更多的情况。这样我才能告诉你我要不要接这个案子。”

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得出，他并没有意识到我不大愿意接这个使他头痛的案子。他伸手去拿文件，该案牵涉到一对夫妻，丈夫和妻子都刚过世。事实上，很明显他们中的一个先杀了另一个然后自杀。为什么呢？关于已故的克劳德和玛莎·特雷尔夫妇我有很多疑惑，而这只是其中之一。

特雷尔夫妇死时都年近六十岁，他们是旧金山湾的岛城阿拉梅达的居民。特雷尔夫妇都从事房地产行业，克劳德做贸易，玛莎售楼。赚了成堆成堆的钞票后，他们退休了。克劳德打高尔夫，玛莎则打桥牌——当她不收集旧银器的时候。

特雷尔夫妇八年前结婚，结束了各自第一次灾难般的婚姻后他们再婚了。他们都有两个成年儿女。特雷尔先生的儿子埃里克三十一岁，已婚；女儿艾琳二十九岁，单身。玛莎的女儿帕梅拉三十岁，已婚并有个孩子；她的儿子克林二十七岁，未婚。婚礼过后不久，特雷尔夫妇就买了威尔克辛公司的人寿保险。

保险条款中包括规定死于自杀的一项，旨在防备投保人自杀而使家人获利。条款中指出如果投保人自投保之日起两年内自杀的话，保险公司的责任只限于返还已经支付的保险费，而特雷尔夫妇保单中的自杀保险条款则不再生效。保险公司现在必须付钱给受益人，而受益人应该是特雷尔夫妇明确而合法的指定人。

“应该”的意思是等到凶杀的结论成为综合考虑的因素之一。

“你熟悉凶手法令吗？”威尔克辛问道。

“加利福尼亚州遗嘱检验法第 250 条？是的，我了解。”

“医生不能确定谁先死，警察也弄不明白谁杀了谁。你明白我的难处吗？”

“当然。”这是显而易见的。

加州凶手法令指出：当凶手“蓄意杀死死者”时，无权继承死者的任何财产和收益，而这些财产和收益将会判给继承人，就“权当凶手先于死者而死”。

那么凶手法令和特雷尔夫妇的人寿保险案有什么关联？

两者息息相关。正常情况下，如果特雷尔先生先死，他投保获益的钱将留给他的第一受益人，即玛莎。如果玛莎此时已经死亡，那么钱将支付给他的第二受益人，特雷尔先生的两个孩子，埃里克和艾琳。如果玛莎先死，钱将留给她的第一受益人，特雷尔先生。如果此时特雷尔先生也已过世，那么第二受益人即玛莎的孩子帕梅拉和克林将受益，依次轮着她的第三受益人，帕梅拉的小女儿。

但如果死因是谋杀性自杀，那么正常的情况就不成立了。法律假设凶手先死。因此涉及遗产时，情形则如下：

如果克劳德杀了玛莎，然后举枪自杀，法律认为克劳德先死，玛莎受益。如果玛莎也死了，她的受益人将得到克劳德和玛莎两个人的钱。如果玛莎杀了克劳德然后自杀，法律认为她先死，克劳德受益。这样，克劳德的受益人将同时获得他们两人的钱。

这是一大笔钱，怪不得受益者们你争我夺。最后的胜利者将得到这整个大而可口的馅饼。

“为什么这些人不把钱分成四份？”我问道。

威尔克辛痛苦的表情说明我还不不懂这桩保险生意中的细微差别。

也许我是不懂，但我了解什么是贪婪。

“没那么简单。”

我笑了。“是的，没那么简单。牵涉到钱的事从来都不简单。”

“几周内会有一个听证会，”他说。“法庭会根据现有的证据裁定特雷尔夫妇谁先死，或者平均地分割他们的财产。不过这之前，为了表示诚信，我们会努力的，最终决定谁将拿到这笔钱。”

“为什么医生不能作出判断？”

“他能把死亡时间精确到小时，但不是分钟。他说之所以不能确定是因为特雷尔夫妇死亡的时间太过接近。”

“自杀留言？枪击残余物？指纹？武器位置？”

威尔克辛用手按住太阳穴。“没有自杀留言。两死者右手都有枪击残余物。而且都在枪上留有指纹。枪认定是特雷尔先生的，平常总是锁在他床头柜的一个抽屉里。枪是在早餐桌底下被发现的。联想到尸体的位置，这个开枪的地方很奇怪。”

“我不得不告诉你，威尔克辛先生，这个案子很难办。”

“你会接吗？”威尔克辛问我，声音中带着明显的乞求。

现在我已经完全上钩了，因此不妨顺水推舟看看情况的进展。

“好吧。我不能承诺什么，不过我会尽……”

我差点说出“力”这个字，还好及时收住了嘴。

“我需要警方的调查报告、尸检结果和实验分析结果。你有犯罪现场的照片吗？”

威尔克辛点头，似乎想呕吐的样子。“太可怕了。”

“通常都是这样的。我想看看警方报告。”

他隔着桌子把报告递过来。接着，我看了起来。

特雷尔夫妇死于五月的一个星期五，很有礼节似的，子弹躺在他们脑袋里——一——一人一颗。清洁工美亚大约在当天下午一点左右到达特雷尔夫妇家中。她用钥匙打开前门，走到房子后部的厨房，发现地板上有两摊血。于是，她尖叫着跑到街上，引起了正在附近工作的一个园丁的注意。紧接着，园丁用手机报了警。

开始，警方认为这是一起入室抢劫造成的凶案。不过没有任何东西丢失。克劳德装满现金和信用卡的钱包仍然在梳妆台上，玛莎的珠宝首饰还在她的珠宝盒内，假想的盗贼对一柜子贵重的首饰熟视无睹，这些都很好地否定了抢劫的说法。表面上，这确实像一起谋杀性自杀案。那么是特雷尔杀了玛莎后自杀？还是玛莎杀了特雷尔后自杀？该死的，为什么死者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说明原因呢？

我抬头看着威尔克辛。“没有原因？”

他摇头，声音充满挫败感。“该死的，来得太突然了。警察已经问过他们的家人、朋友、生意伙伴、邻居，以及任何地方的任何可能知道特雷尔夫妇的人。没有明显的理由可以解释克劳德杀死玛莎然后自杀，反过来，也是如此。他们身体都很棒，也不缺钱。全部调查都显示他们是幸福相爱的一对。”

幸福相爱的夫妻通常不会开枪把对方脑袋打开花。因此，可能特雷尔夫妇并非人们认为的那样幸福和相爱。或者另有其他的不为人知的情况。

“我想看看他们的房子。”

威尔克辛拉开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摸出一个金属环上套着的一把铜钥匙，递给我。“房子是空的，目前还不能出售，要等到财产清单出来。”

我触摸着印有特雷尔夫妇的名字和地址的纸板签，名字和地址都是黑墨水印的。

“还有谁有钥匙？”

“他们的四个孩子。”

对我来说，这不是个好消息。威尔克辛注意到我扬了扬眉毛。“特雷尔夫妇买房时给了每个孩子一把钥匙。”

“他们的儿女有机会接触他们的财产吗？”

“警方现场录音后，律师让特雷尔夫妇的儿女搬走了他们的私人物品——家庭照片、衣服之类的东西。”

“那么其他东西呢？比如珠宝，还有玛莎的银器？我肯定这些不在房子里。”

“除了家具，律师已经把所有剩下的东西存放好了，直到他们作出分配决定。遗嘱过于复杂，不过这是律师的事。我的问题，我关心的是谁将从保险公司拿到钱。”

“那个清洁工有没有钥匙？”

威尔克辛摇头。“那是玛莎的。”

“邻居们有没有钥匙？”

“这我不知道，”他说。“我会给你警报系统的密码。”

我带着威尔克辛的烦恼离开了。接着，星期五下午的剩余时间里，我都待在奥克兰的办公室里，查看有关特雷尔案子的文件，并作了些记录。

周六早晨我驱车去了阿拉梅达。特雷尔夫妇住在一个名为“黄金海岸”的镇上，一条宽阔的两旁绿树成荫的街道尽头，周边是些结实的老房子。我就在此地附近的一幢维多利亚式的房子内长大。这条街，和这一地区的其他街道一样，通向一个礁湖，这个湖曾经是旧金山湾的沿岸，直到 50 年代晚期，开发商填了海湾的一部分形成了现在的“南岸”地区。

特雷尔夫妇家的房子是一栋两层楼的灰泥建筑，看上去像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我把车停在车道上，从房子的前门进去。成功对付了安全警报系统后，我在入口通道处站了一会儿，试图辨清方向，等待着……等什么呢？感应，或者是感觉。果然，一种我在其他犯罪现场感觉到的东西，在这儿也感觉到了。

该案调查人员肯定动过房内的一些自然证据。地面的淤血已经被擦掉了。窗帘拉上了，窗边的楼梯扶手上满是灰尘。这房子显然很久没人住了，一派荒废的景象。特雷尔夫妇死后它就一直门窗紧闭，而他们的儿女正和律师研究遗产分配问题。

我左手边的起居室内，沙发对着空壁炉摆着。餐厅里放着一张长桌子和一些厚重的椅子。一个玻璃架的空架子靠墙而立。

楼上，有个主人套房和一个浴室，还有三个更小的卧室共用另一个浴室。壁橱、抽屉、柜子都空着，像被洗劫过似的。特雷尔夫妇的房子里没剩什么，只有家具，当然还有房子本身，都有待安排。

我回到楼下。餐厅边上的一个小房间是特雷尔先生的办公室。小房间后面，一张台子隔开了家庭活动室和厨房。从文件中的照片可以看出，这个活动室布

置过，有沙发、几张躺椅、一个大屏幕电视，以及其他一些娱乐设施。现在这些电子玩意儿都没有了。

在我面前，一扇玻璃滑门向外通向一个带顶棚的院子，还有栅栏围着的后院，一路斜着通向礁湖。警方报告显示特雷尔夫妇死的当天玻璃门开了一点。

我走进厨房，注意到水池、炉子、冰箱、餐柜的位置。我还发现一个洗衣房，洗衣机和干洗机蜷缩在半明半暗处。

早餐台在厨房的后部，是个包括一张圆桌和四张椅子的凹处。在早餐台和院门之间是一块空地，在犯罪现场的照片上这儿有一个栽有高大的无花果树的陶瓷盆，花盆摆放处的地砖有一些褪色。

我把钱包放在厨房和活动室之间的台子上，找出一把卷尺和画好的草图。警方报告显示特雷尔夫妇的尸体在厨房的中间对角躺着，脚朝着那盆无花果树。克劳德朝左边躺着，右臂搭在臀部。玛莎仰躺着，在克劳德的右边。尸检报告指出玛莎脑后有一大块淤伤。这是否是她倒地时撞伤的？但是她的头并不挨着哪张台子。

我测量了距离，并记录到我的草图上。接着，我躺在特雷尔夫妇死时的地方，身体尽量躺在克劳德尸体的位置上。我盯着右手，想象着我的手握枪。顺着腿我往下看，把枪放在脚那头的地板上。如果克劳德或玛莎开了枪，枪应该落在他们的尸体附近。那么枪怎么会在洗衣房入口附近的早餐台下？

我盯着玻璃滑门，当清洁工发现尸体时，它是开着的。也许最初的入室抢劫的假设并不太离谱。谋杀性自杀一说不太正确，尤其是没有遗言。当然，自杀也并非总是留下陈述理由的散文式的遗言。

我预感这是起谋杀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有人费了好大的劲制造出特雷尔夫妇谋杀性自杀的假象。但是为什么没有留下遗言打消我合理的猜疑？如果是凶手还没完成犯罪现场的布置呢？或者是清洁工的到来打断了凶手的行动？玛莎脑后怎么会有淤伤？

我站起来，把卷尺放在草图上，然后走到洗衣房，洗衣房内另有一扇通向外面的门。特雷尔夫妇死的那天房内并没有强行进入的迹象或指纹。我透过那扇小玻璃窗向外扫了一眼，看到一个水泥地的侧院，侧院被房子的前门遮挡住了，从街上看不到它。一排垃圾桶和回收箱靠着篱笆墙摆着。

这时我听到了声音。有人进来了。一位男士和两位女士进了厨房。“你是谁？”男的问我。“你在这儿干吗？”

我打量着他。他一副坏脾气的模样，卷曲的黑发、棕色的眼睛，和站在他右边的年轻女士一模一样。事实上，他们看上去像双胞胎。我猜他们是克劳德的儿女，埃里克和艾琳，另一个女的当然就是埃里克的妻子，丽莎。

“杰瑞·霍华德，”我回应道，伸出我的手。“我替保险公司干活。”

埃里克对我不屑一顾，也不愿介绍他的两个同伴。“那么保险公司什么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付钱？”

我耸耸肩。“这你必须和威尔克辛先生谈。”

“我们已经和他谈过了，包括律师。”艾琳怒气冲冲地用手拂了下她的深色卷发。“谈得令人作呕。”

“你知道有个谁先死的问题。”

埃里克嘲笑地哼了哼鼻子，“这只是拖延。保险公司不想付钱。”

“在我看来，谁先死并不是问题。”艾琳宣称。“那婊子杀了我父亲，然后自杀。”

“真的吗？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众所周知，我父亲要和她离婚。”艾琳说。

这对我来说可是个新闻。对威尔克辛也是一样。他认为特雷尔夫妇是“幸福相爱的一对”。在警方报告中我也未发现任何关于他们快要完蛋的婚姻的说法。这应该是警方问过的或者说应该问的问题。

“父亲想结束这段婚姻，”艾琳继续说道。“玛莎不想失去一丁点儿父亲的钱——他们有婚前协议——所以她杀了他，然后她开枪自杀。如果她有留言的话，将省去我们大家很多麻烦。”

“我认为玛莎她自己有钱。”我说。

埃里克轻蔑的表情明白地告诉我他是怎么想的。他的妹妹摇摇头，“玛莎是有些钱。当然，和我父亲的净资产比起来少多了。”

“看来我错误地估计了特雷尔太太的净资产，”我说。“为什么你父亲想离婚？”

艾琳耸耸肩。“我不知道。他没有提起过。”

“是你父亲跟你透露想离婚的吗？”

“不完全是。”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之间有问题？而且你父亲想离婚？”

艾琳做了个鬼脸。“这，我哥哥……”

“我父亲告诉我的，”埃里克急促地说。“瞧，女士，不管你怎么称呼，我不知道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叫杰瑞·霍华德，特雷尔先生。我替保险公司做事。任何对你父母死因的调查都和我有关。”

“她不是我母亲。”艾琳的声音很傲慢。“我母亲活得好好的，谢谢。”

丽莎一直在观察我。她似乎想要换一个话题，于是她说：“你还没说你在哪儿干吗，霍华德女士。我认为保险公司的调查已经结束了。”

两个人配合就能玩这个话题游戏。“威尔克辛先生让我到现场来看看。你们三个为什么在这儿？我知道你们的私人物品已经拿走了，所有贵重的东西都保存起来了。”

埃里克对我怒目而视，但这时丽莎伸手握住他的手臂，他也就没出声。艾琳说：“我在找属于我父亲的一样东西。只是一件小东西。它对其他人都不重

要，对我，或者说对我哥来说却很重要。它不在先前我们拿走的父亲的物品里，所以我们认为必须再过来看看能否找得到。”

我已经查看过房子的其他地方。我知道这所房子空无一物。但我必须将戏演下去——至少目前是这样的。

“到处看看吧。我看完这儿就好了。”艾琳和埃里克都一副恼怒的样子，丽莎则盯着那张台子、卷尺和我画的草图。

他们下楼去了。我打开玻璃滑门，走到院子里。红杉木的篱笆大约六英尺高，把特雷尔夫妇家的所有物品和它后面的房子隔开了。在我左边，一堵高高的女贞树篱笆墙遮住了隔壁的房子。我右边的后院微微倾斜着，一直延伸到礁湖，湖面上几只鸭子正在戏水。礁湖那头，几栋年份不久的房子围成一个死胡同。有几户人家有码头，还有一些有自家的小船。

我朝礁湖走去，一处被簇叶丛生的灌木环绕着的岩滩可落脚。现在我能看见特雷尔夫妇家街对面的房子，一栋大大的两层的维多利亚式建筑。不论站在这房子二楼的哪个窗前，都能清楚地看见特雷尔夫妇家的房间和院子，但可惜的是，根据警方的报告，特雷尔夫妇死时邻居们都不在家。当我回到特雷尔夫妇家时，活着的那些特雷尔们已经准备离开了。我提醒自己赶快出来。埃里克驾驶的是一辆厢型的银色越野车，车子崭新而且价格不菲，贴有一块奥克兰汽车经销商的金属牌照。车子停在我的丰田车左边，挨得非常近，好像车主要通过尽可能多地占道来显示他的地位。车主肯定是那类停车时占用两个车位的让人恼怒的人，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使他的车子不会被撞到。我挤进两车之间。开车门时，我的车门撞到了他的车。

“看呀，”埃里克尖叫道。“你知道修复这种车子的漆要花多少钱吗？”

我一言不发。我觉得自己在强烈地压制锁上他车子的念头，尽管，我知道这有点孩子气。要是能刮伤他车子昂贵的银漆，就再好不过了。不过我没这么做。

“那是他们的说法。”当天晚上当我告诉帕梅拉·艾伦，埃里克和艾林说到的他们的父亲要和她母亲离婚的事时，她并不认同。“就我所知，妈妈和克劳德是幸福的。”

我们谈话的地点在帕梅拉的起居室内，她家在黑沃德。她丈夫拉尔夫和她们的的小女儿正在屋外洗车。

“你母亲会向你提起这样的事吗？”我问她。

“我认为她不会隐瞒这样的事。另一方面，她也不会让他们的烦恼成为我的负担。现在我自己的烦恼够多了。”帕梅拉向窗外扫了眼她的丈夫。她的烦恼是不是和她自己的婚姻有关呢？

“不管他们是否有问题，”她继续说道，“我不能想象妈妈会因为离婚的事杀了克劳德——或者其他任何人。我和我弟弟已经因为这件事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我父亲和母亲分开之后就离开这儿了。母亲是我们唯一的亲人。”

“那么有没有可能克劳德先杀死你母亲然后自杀呢？”

她摇摇头。“我只是不明白。我想也许有可能，但是为什么呢？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

“你和克劳德的儿女们相处得怎样？”

“我们不怎么接触，”她说。“为了父母我们相互容忍。艾林和我没什么共同点。埃里克是个华而不实的家伙。他的妻子还好。葬礼过后我们就没再见过。埃里克和艾林都不愿他们的父亲再婚。他们永远不会接受我母亲。”

“保单给你和你弟弟留下了一大笔钱。”

“我知道。而且我们需要这笔钱。六个月前，我丈夫减薪了。我弟弟还没找到工作。所以现在日子有点紧。我们现在靠我教书的收入和储蓄过活。保险公司的钱和我母亲遗嘱中留给我们的，确实能救急。但是我和克林都与母亲的死无关。”

“你认为克劳德的儿女与这件事有关吗？”

她耸耸肩。“就我所知，他们和他们父亲的关系不错。我也不认为他们两个有经济问题。”

特雷尔的继承者们究竟有没有经济问题正是我要调查的。我对双方的子女都开始了背景调查。那天早些时候我回到特雷尔夫妇住的街道。那栋维多利亚式的大房子就在我所在位置的街对面，从邻居家楼上的窗户能清楚地看到特雷尔家的院子。这栋房子是布兰登夫妇的，他们俩都有工作。特雷尔夫妇死的那天他们还没回家，他们两个十多岁的女儿正在学校上课。其他邻居们的情况也差不多。那天唯一在场的人就是发现尸体的清洁工和那个报警的园丁。

第二天我在奥克兰美亚的家中见到了她，她打扫完别家的房子刚回来。她坐在起居室的躺椅上，脚轻击着脚凳。“你先前告诉我的时候，我不想和你谈。不过现在我决定和你谈谈。”

“你为什么不愿意谈？”我问她。“你在害怕什么事？或者什么人？”

“不是这样的。只是发生在特雷尔夫妇身上的事太可怕了。这太恐怖了。”她发着抖说道。“既然他们已经死了，我愿意帮忙。不过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形下谈论他们会不会泄露他们的秘密。”

她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想知道美亚太太在特雷尔家无意听到的是不是秘密。

“我知道你不愿这样做，但我需要你的回答。当天下午你什么时候到的？”

“大约一点。我每个周五都去那儿，不过都在下午的晚些时候。那天早上我不用来一个常客那儿打扫屋子，所以我早到了。我走到房子后面，要进洗衣房，洗衣用品都在那儿。”

“在你看到尸体之前，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寻常的情况？”

“玻璃滑门开着。”

“在吧台末端和那棵无花果树之间的地板上有没有发现什么？”

她摇摇头。“我没看到枪。相信我，有枪的话我应该看到的。”

“然后呢？”

“我绕过吧台末端。我眼角的余光瞥见了水池前的地板上有东西。我低头一看——”她的表情很痛苦。“我看见两个人躺在那儿，躺在血泊中。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是谁。我只看到了血。”

“接着你干了什么？”

“我折回去。我把手举起来，像这样。”她把手举起来好像防卫袭击一样。“我退回到那棵树那儿。我吓了一跳，这棵树和我差不多高。当我感觉到树叶拂到后脑勺和脸时，我尖叫起来。我觉得有人从后面抓住了我。我非常恐慌。我的脚踢到了什么。我以为是那个花盆。不过应该是枪。我往下看，有东西正在地板上移动，朝着桌子的那个方向。我没敢坚持看，弄清那是什么。”

这就解释了凶器怎么会在早餐桌那儿被发现。

“我从前门跑出去，”美亚夫人继续说道。“园丁就在隔壁。他报了警。我录完口供后就回家了。”

“你在特雷尔家做了多久？”我问她。

“他们结婚后我就一直在那儿做。之前我替特雷尔太太干活。”

“这么说，你很了解玛莎·特雷尔喽？”

“就像你了解你的服务对象一样。”

“你有没有看见过或听说过什么，比如特雷尔夫妇的婚姻有问题？”

“没有，他们的婚姻不错。特雷尔太太曾经告诉我，她和特雷尔先生在一起比和她前夫在一起更幸福。”

我想这可能是玛莎的感觉，并不能说明克劳德的看法。

“他们在钱的方面有没有分歧？或者关于他们各自的儿女？”我问道。金钱和子女是任何婚姻中的大摩擦。

她犹豫着。

“我知道你不想冒冒失失地说，不过你听到的任何东西都可能是重要的。”

“好吧，是有过争吵。关于钱。”

“是特雷尔先生和太太？”

“有时候是。不过不是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他们的孩子也掺杂其中。”

现在我们谈到了点子上。“怎么会这样？”

“特雷尔先生不喜欢特雷尔太太拿钱给克林。他认为克林应该学会自立。”

特雷尔先生可能有他的道理。不过我还没有充分的理由作出判断。“这么说，克林缺钱花，她母亲帮他。”

美亚点点头。“特雷尔太太告诉我一些情况，我也无意中听到了一些。克林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他从大学辍学后，又回到学校。他获得了一个学位和

一张教师资格证，和他姐姐一样。在教了几年书之后，他签了一家网络公司。没多久科技泡沫破灭了，于是他被解雇了。之后他又去了一家法律学校。他干了一年又辞职了。去年夏天以来，他一直做些临时工。他付不起自己的房租，因此他搬去和他的女朋友住。他的麻烦是人不敷出。”

“这样会有些压力，”我说道。“你有没有听到克林和他母亲之间的争吵？”

“是的，几个月以前。特雷尔太太说克林应该稳定下来，不论是教书或是在法律学校干。克林为自己辩解，他们争吵起来，特雷尔先生也卷进来了。克林冲出房子。过后，特雷尔太太对我说，她也许不该一直帮克林，但克林是她的儿子。这我了解。我对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的。她说，她给克林钱使特雷尔先生很烦，但那是她自己的钱。而且，特雷尔先生给他自己的儿子开过很多支票。”

“是一样的情况吗？”我问道。“埃里克成人以来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吗？”

“不完全是。埃里克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做老板。他自己开了家公司，不过失败了。”

“他父亲给他提供资金？”

“是的，”美亚太太说道。“特雷尔太太告诉我大约一年前埃里克的生意失败时，特雷尔先生损失了很多钱。埃里克又想开始另一桩生意。”

“你怎么知道？”

“我无意中听到另一次争吵，就在特雷尔夫妇死前的几个星期。特雷尔先生和埃里克干了一场，主要是吵嘴。我当时正在楼上打扫卫生。他们在后院，窗户开着。我朝窗外看，他们正互相大喊大叫。埃里克指责他父亲越来越自私，尽管他有大把大把的钞票。特雷尔先生则说这不是问题所在。他不会再给埃里克钱，因为埃里克没有生意头脑，况且他不想把钱都扔在水里。”

“你说他们主要是吵嘴。你有没有看到他们动拳头？”

美亚太太皱着眉头。“是的。他们的争吵声越来越大，然后埃里克抓住他父亲的手臂。这时特雷尔太太从房子里出来，让他们住手。”

听上去特雷尔家关于钱的争端由来已久了，父亲和儿子之间还有母亲和儿子之间。美亚关于克林的工作史的说法和他姐姐说的大相径庭。帕梅拉说克林在找工作，但她漏了一个事实，就是他不停地换工作，而且他曾在法律学校干过。

作为学法律的学生，如果克林知道加州遗嘱检验法第250条的具体细节会怎样呢？要是他的经济问题促使他导演了特雷尔夫妇的所谓谋杀性自杀案呢？我对受益人的背景调查披露出艾琳·特雷尔和她的嫂子丽莎都在律师事务所工作，这样一来，他们和法律的关联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丽莎在奥克兰的一家公司任行政助理，而她和埃里克正住在奥克兰。她有可能了解到加州的法律。艾琳也一样，她在旧金山最大的律师行之一作律师助理，这家律师行的业务范围涉及好些方面，包括遗嘱和委托。

我深入调查了埃里克·特雷尔失败的经商史。他试图靠勤奋在高科技浪潮中谋得一席之地，不过时机恰好在所谓的新经济的低谷。他的冒险损失了很多钱。他目前在奥克兰的一家软件公司工作，只不过是打发日子，直到他继承遗产可以开始新的生意。

我想该是时候听听每个人的不在现场的辩解了。

当天下午，我和阿拉梅达警局的利潘斯基警官谈话时，他似乎疑虑重重。“艾琳当时在公司开会，”他说。“帕梅拉正在黑霍德的一个四年级班里上课。埃里克当天早晨把他的车子留在奥克兰的一家汽车经销商处修理。他甚至没有交通工具。他是乘坐电气火车^①和公车去上班的。”

“其他人都干了什么？埃里克的妻子丽莎，还有帕梅拉的丈夫拉尔夫·艾伦，他失业了。”

“丽莎那天也在上班。差不多是特雷尔夫妇死的同时，她和朋友在吃午餐。拉尔夫在普利山顿有个应聘面试。”

“克林·贝克呢？他在做临时工，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

“这我知道。当天他在一家法律公司打工。实际上，是那整个星期。”

又是一家法律公司。也没什么可惊讶的，海湾地区律师都泛滥成灾了。

“有没有和那家公司里的人谈过？”

“我和临时雇员中介处的人谈过，中介处会核实他的考勤卡，而考勤卡必须有那家公司的人签名。什么使你认为这不是一起谋杀性自杀案呢？”

“没有遗言。枪的位置。还有我的直觉。”利潘斯基一言不发。“你的直觉是什么？”

“嗯，我的直觉也感到不对劲，”他承认。“没有遗言，还有枪，没有明显的理由，特雷尔夫妇似乎婚姻幸福，没什么问题。”

“我有一天在特雷尔家碰到艾琳和埃里克时，艾琳告诉我克劳德打算和玛莎离婚，所以当然是玛莎杀死了克劳德，然后自杀。”

“起初我也听说过关于离婚的事。”利潘斯基说道，警觉起来。

“这也是我想弄明白的。结果艾琳告诉我她是从她哥哥那儿得知的，她哥哥说是他父亲说的。没办法去核实。”

“离婚一事，玛莎的儿女们怎么说？”

“帕梅拉否认了。我还没和克林谈过。嘿，案发当天他打工的那家法律公司叫什么名称？”

利潘斯基告诉了我。“如果你查到什么要让我知道。”——这不成问题，“当然，我总是和当局合作的。”

我在亨利·范干活的那家人的屋前见到了他，就是报警的那个园丁。我们

① 美国旧金山海湾地区快速运输系统

互相自我介绍时，他拍去手上的灰尘，接着从他装货车后面的冷柜里拿出一瓶水，喝了起来。“不知道我还能告诉你什么。”

“描述一下你看到的情景。”

“克瑞姆·雷克一家不在。他们是住这条街上的我的雇主。我每隔一周来一次。时间不固定。在阿拉梅达那片我还有三个客户。我大概十一点钟到的。特雷尔夫夫妇死时我应该在工作，但我没听到或是看到任何东西。”

“你可能听到或者看到了什么，只不过你没意识到。”

他似乎举棋不定。“我正在后面修剪篱笆。修剪工具发出巨大的嘈杂声。”

“有没有看到什么人或车？特雷尔家附近，或者街对面的布兰登家的那栋维多利亚房子附近？”

他摇摇头。“没有。那个时候，人们大多在上班。那天也是孩子们上学的日子，周边没有一个孩子。”

“你有没有休息吃午饭？”

“当然。过了十二点，我肚子开始抗议了，咕咕地叫。我绕到房子的前面，”他停住了。“等等，我确实看到了人，两个十多岁的孩子。当时我坐在卡车上吃午饭。我从后视镜中看到他们走过去。他们朝街对面的那栋房子走去，从前门进去了。现在我才想起来。我觉得他们是从学校回来吃午饭的。”

“能不能描述一下他们？”

“女孩很漂亮，”他说。“长长的棕色头发。大约十五或十六岁。小伙子大一点。瘦长的身材，红头发，手臂有文身，穿了耳洞。”

我找布兰登夫妇谈的时候见过一眼他们的女儿。

有一个的年纪已经可以开甲克虫车了。她有双黑色的世故的眼睛，短短的深棕色头发。另一个看上去更小，浅棕色的头发一直披到肩下。

“他们进去后发生了什么？你看到他们出来吗？”

他摇头。“没有。我听到摇滚乐声。实在是太吵了。我吃完三明治，修剪完篱笆，清理完剪下的断枝。我在屋前的灌木丛中干活时，那个女清洁工进了隔壁的房子。几分钟后，她从前门跑出来，尖叫说房里有死尸。我拿出手机拨了911。”

“那么你一直没看到那两个年轻人离开？”

他想了一会儿。“事实上没离开，没有，我没看见。不过后来在外面看到他们了。时间我说不准。警察来了之后，乱糟糟的一片。我不得不等着录口供，四点过后才离开。附近有很多人。警察到后又过了一阵，我看到了那男孩和女孩。那男孩一头红发，很引人注目。他们在交叉路口，进了一辆旧汽车。”

亨利说那是一辆蓝色的普利茅斯梭鱼车，锈迹斑斑。我谢了亨利之后，驱车来到特雷尔家的附近。我没发现附近有普利茅斯车，不过有辆甲壳虫车停在布兰登家的车道上。我把车停在街角，等着。已经是夏天了。布兰登家的女儿

们正在放暑假。终于，半小时后，短发的女孩从前门出来，钻进了甲壳虫，发动了引擎。她倒车出了车道。我发动了车子跟着她。

她来到了南岸中心，车停在了街尽头的百货商店旁。她下车时我截住了她。“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

她打量着我。“我记得你。和我父母谈特雷尔夫妇的那个私人侦探。”

“那天我没问你的名字。或者你妹妹的。”

“我是沙拉。我妹妹叫米西。”她向右边一指。“那儿有个星巴克咖啡店。”

沙拉领我去那个咖啡店。我给自己点了一份牛奶咖啡，为她点了一份加奶油的摩卡咖啡，外加两块意大利脆饼。

我们就座后，我把记录单放在桌上。

“特雷尔夫妇死的那天，有人在你家看到一个留着棕色长发的女孩。那是米西吗？”

沙拉叹气道：“是的。”

“她和一个男孩在一起。瘦长身材，红发，手臂有文身，而且穿了耳洞。”

沙拉扮了个鬼脸。“科迪。他比米西大得多，十八或十九岁。妈妈如果知道的话，血管都会气爆了。”

“中午左右，在尸体被发现之前，有人看见米西和科迪进了你家。尸体被发现之后，又看到他们了。那天不是周末。你和妹妹应该在学校，除非米西回来吃午饭。整个下午在吃午饭，够久的。”

“她逃课了，”沙拉说。“那天晚些时候，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她说第三节课后米西逃了课，那时科迪来了。”

“你认为那天下午他们在家干什么？”

“做爱。”沙拉用饼干条拨开厚厚的奶油，深入到下面的咖啡，然后抽出来津津有味地嚼着。

“你为什么那样想？”

“我从学校回家时，我四处找米西，准备骂她逃课。她把她床上的被单都掀了并且洗了。床单堆在她的床上，还带着干洗机的余温。”

“你怎么从这点判断出米西和科迪发生了性关系？”

“米西小姐会洗那该死的东西吗？是的，只有一个原因她会在一个上学日的午间洗这些床单，就是她和科迪在她卧室里做爱。”

我认为沙拉的推理有点道理。就算没有那些床单我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我想和米西和科迪谈谈。”

“你觉得他们看到了什么？”

“也许。我在哪儿能找到他们？”

“不太清楚，不过他们现在应该在一起。米西以为我不知情，因为科迪总是把车子停在旁边的街道上，她告诉妈妈她和女孩子一块儿玩。”沙拉眼珠转了一下。“要是你守在我家附近的话，你会碰到的。科迪肯定会带米西回家的。如果